

VISION

视觉21 丛刊
NO.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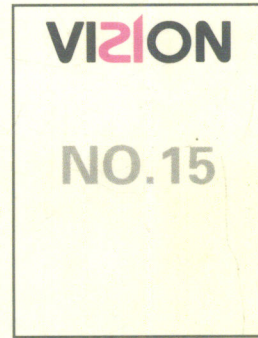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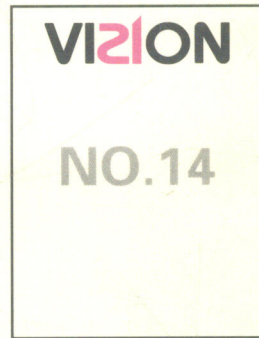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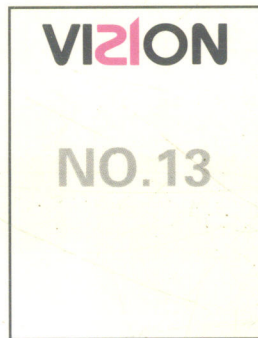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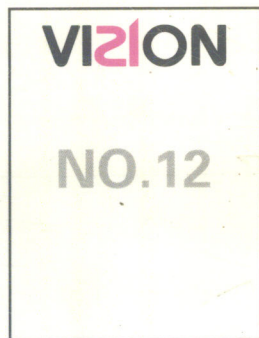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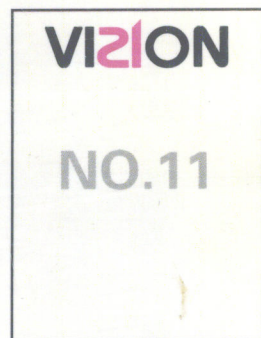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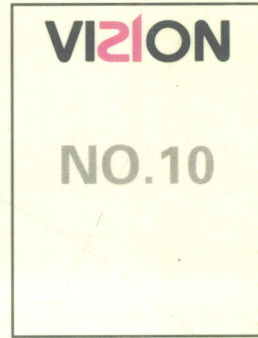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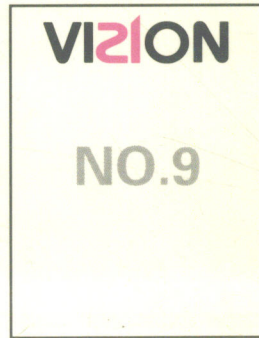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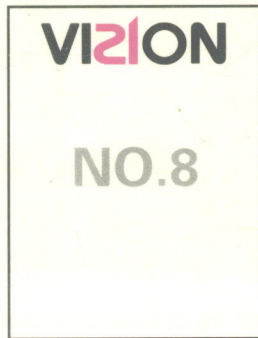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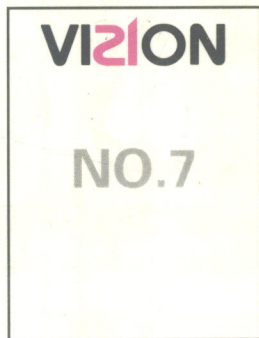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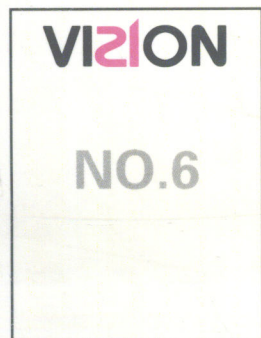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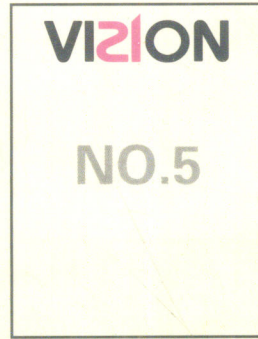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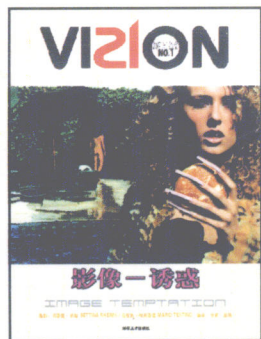


记录—告诉

DOCUMENT TELLER

摄影：罗伯特·勒贝克 ROBERT LEBECK 编译：甘莱 赵楠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录—告诉 / (德) 勒贝克摄; 甘莱, 赵楠编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视觉 21 丛书; 4)

I. 记... II. ①勒... ②甘... ③赵... III. 摄影集
—德国—现代 IV. 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6037 号

视觉 21 丛书 No.4: 记录—告诉

摄影: 罗伯特·勒贝克

编译: 甘莱 赵楠

责任编辑: 孙平

责任校对: 徐盾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 4 片)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970 × 640 1/8

印张: 10

字数: 0.6 万

印数: 1-4000 册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356-2155-4/J.2006

ISBN 7-5356-2155-4



9 787535 621559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VISION

视觉21丛书
NO.4

J433
LBK

记录 - 告诉

DOCUMENT TELLER

摄影：罗伯特·勒贝克 (ROBERT LEBECK)

编译：甘莱 赵楠



VIZION《视觉 21》丛书出版说明

因为变化，1999—2002年间崭露头角的《视觉 21》杂志已改刊了。很多信息让我们获悉好多读者还对那份有点另类的东西抱以期待，为此，我们便以本丛书形式扬弃那份《视觉 21》。

与原杂志不同，现在的《视觉 21》丛书将纯粹以影像为媒，每集集中反映一个主题，或者说，它将舍弃杂志的相对多元化而成为纯粹的“视觉阅读”BOOK。当然，该丛书也不再以月份为固定出版周期，只是相对稳定地每年出上几集。

与原杂志有关联的是：该丛书仍将携影像为利器，以散布“另眼看世界”为乐事，张扬个性，追求鲜活，以文载道，移风易俗，向天下年轻的HIPPIE和YUPPIE们提供新知、休闲、教化和服务。它将连续而广泛地展现我们当下生活世界中诸如时尚、偶像、品牌、消费、艺术、另类、游戏和关于环境、文化、财富、战争等各种变化与冲突的极具感染力的视觉成像。

记得有读者曾评介原《视觉 21》：有点风流、有点冲突、还有点调侃。是的，我们的确常被世界上那些优秀的影像制造者们的勇敢和智慧震撼不已，我们的确敬佩世界上那许许多多优秀媒体为人类生活提供的精彩影像传播，我们也想加入那表达创造与看法的行列，可是，由于我们的尴尬和无奈，可惜都只能是弄那么一点点。也有人说：《视觉 21》前卫和另类。事实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许多人原有的认识范畴，岂不知，我们大家今天开始认同并追求的主流事物常常是我们过去极力排斥的东西。试想，一个不断发展和多元共存的社会怎能没有前卫和另类。比如说，当“穿”越来越泛滥，已无法表达欲望时，人们就开始“脱”，设法弃暗投明以示开放，于是裸露越来越兴。这样，曾经被反对的东西就由另类、前卫而成其为众人追捧的时尚，不是吗？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复制这个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和存在的许多不同，我们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把感染了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及其妙处介绍给广大青年读者，否则，都编造和流行一些缺乏个性和想法的东西糊弄大家的银子与时光那多不好。

目 录

罗伯特·勒贝克	3
在生活中	6
第一章：文化的智慧	8
第二章：异样的生活	35
第三章：政客的印象	70

罗伯特·勒贝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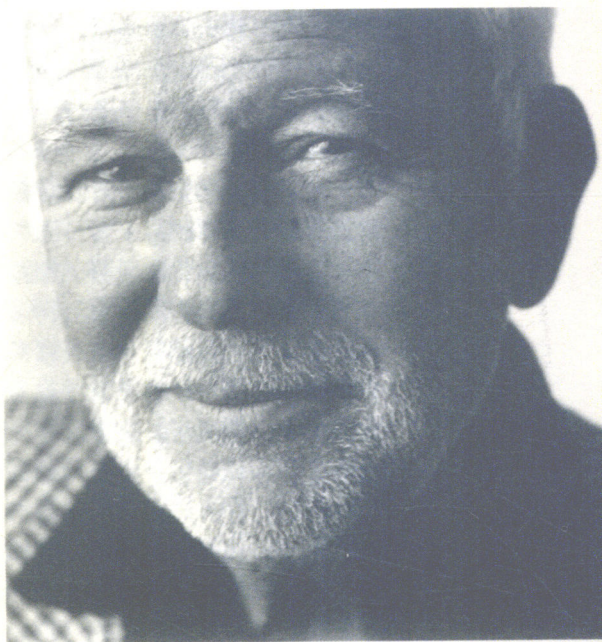
Robert Lebeck

撰文：海因西恩·雅斯耐克（Heinrich Jaenecke）

编译：赵楠

摄影，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相片而已，却可以和某些文字一样，形成一种其他有形事物无可比拟的权力和权威。

——曼·瑞（Man Ray, 1935）



这位伟大的美国摄影师所说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么？摄影依旧有着这样的威慑力么？或者它已然成为一种过期的力量，忍受着成功过后的荒凉？

这是个图片的世界。图片无时无刻不引导着我们关注的方向。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要利用那些将某个瞬间真实再现的摄影图片来丰富视野，补充信息。如果想要避开图片的包围，你只有到一片荒蛮之地——但也正因为如此，或许你会随身带上照相机，以记录下独居的种种状态。

摄影先天性地注定要去记录真实，仅此而已。因为摄影的诞生，现实情境也得以从绘画等受主观意识干扰强烈的表现形式中解脱，以最本真的途径呈现自己。从这时起，相机作为工具，和藏在取景框背后的摄影师的视觉协同工作，客观无误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个无法亲身经历的场景，讲述着一个个证据确凿的故事。

罗伯特·勒贝克(Robert Lebeck)是一个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乐此不疲地追寻着赤裸的真实，从不去问事情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对他而言，摄影就是摄影，和所谓的思想意义、哲学内涵风马牛不相及；现实就是现实，就是他从照相机取景框中实实在在看到的景象。他只想看到事物本身，不想透过这些还说明什么；他只想展现事物本身，不想通过这些向人们演绎些什么。他所有的拍摄对象都源自生活，带着其特有的矛盾，极端和不可理解。可能也正因为此，生命的密码被他用视觉符号变得可见；可能也正因为此，他大获成功。

罗伯特·勒贝克曾把他的工作方式叫做“直接摄影”。这是一种和主观摄影背道而驰的理论，是被拍摄对象客观性的彻底征服。用罗伯特·勒贝克自己的话说，它是一种去伪存真的摄影方式，没有修饰，没有技术处理，没有任何特殊的镜头和透视角度。以记者的工作态度，罗伯特·勒贝克直击扑面而来的真实。他是一个有着清醒冷静职业态度的摄影记者，这种态度让他加入了那些我们所敬重的世界顶级摄影师之伍。他用一纸照片记录并告诉人们这个时代曾经发生了的事情。

正如一篇文字报道偶尔会越界带有文学色彩，或者干脆就成为了文学作品，一流的摄影记者也会经常活跃在纪实和艺术的边缘领域，甚至带来一些根本就是艺术品的图片。应该说，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实属不易，本身和艺术相去甚远。一个摄影记者必须为一家报纸或者杂志工作，某些特定的选题就牢牢地束缚了他的创意和发挥。早在30年代，摄影记者中的精英们尚可以在世界各地闲逛，用数月的时间去捕捉和发现他们认为精彩的瞬间。但这富有传奇色彩的时代早已远去，现在的媒体会给你决定题目、地点和时间。条件更加苛刻，可供自我发挥的空间也被毫不留情地压缩到最低——这不再是一个可供敏感的灵魂尽情发挥的工作舞台，而是有着严格纪律和要求绝对合作的刻板职业。所以只有一少部分人有足够的实力在明确的限制和无疆的感性之夹缝中找到合适的生存位置，也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将记者发现素材的敏锐性和艺术家对美的领悟巧妙地融合于一身。罗伯特·勒贝克就是这一少部分人中的代表。

然而万事开头难。生于1929年的他是受过战争洗礼的一代——必须参军去维护苟延残喘的希特勒政权。15岁的他握枪站在奥德河的前线上，直面滚滚袭来的俄国坦克。那一刻，他知道了什么是对死亡的恐惧，什么是对求生的渴望。他没有因战争而丧命，却获得了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个被战火焚烧的世界，那种切身经历的恐怖，那种安全感的丧失殆尽，那种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彻底摧毁和整个社会的全面瓦解……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仍不难从他作品中那种悄无声息的悲愤和与拍摄人物的内在距离感中看到战争留下的些许痕迹。

和所有那一代人一样，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憧憬却被生活无情地丢弃。孩提时代读到的那个宽广美丽的世界总是遥不可及。《草丛中的秘密》便是能很好体现当时这种情绪的一本书。后来因为一个有钱叔叔的邀请，罗伯特·勒贝克来到了纽约，开始学习人类民族学。他希望这能从某种程度上带他开始生命的奇遇之旅——在草丛中或者爱斯基摩人的部落里探索儿时向往的世界。然而，另一场战争——朝鲜战争无情地爆发了。美国政府开始在学习民族学的德国年轻学生中征兵。不要再一次战争了，他想，不，永远不要再战争了！——他回到了德国，这个正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的国家。

那时，有人送给他一部相机。而在那之前，他对相机的用途，其存在的价值知之甚少。后来，他突然领会了！他开始疯狂地迷恋拍摄，即使没有从师，他也在冥冥中知道并理解什么样的照片是优秀的作品。在美国的时候读过《生活》(《Life》)杂志，看过戴维·道格拉斯·邓肯(David Douglas Duncan)的作品，而那似乎成为了他的评判标准。

他开始拍照的四个月后，在海德堡的《莱茵内卡报》(Rhein Neckar Zeitung)的头版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幅作品，一张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照片。那年，他23岁。勒贝克拍摄了几乎所有题材的作品，从婚礼、足球、嘉年华到儿童、娼妓、市长，从爵士乐队到学生再到残障人士，林林总总。无论曾经还是现在，勒贝克似乎并不关心他的拍摄对象是什么，真正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品本身是不是完美——而这也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的西德，风景摄影大行其道，有十多本这方面的专门画报。罗伯特·勒贝克正是于这个时期加入了《Revue》——一本慕尼黑画刊，由对青年记者来说颇具吸引力的灵魂人物赫尔穆特·金德勒(Helmut Kindler)创办。1955年，还在四处游击摄影的勒贝克接到总编的指派任务，拍摄克里姆林宫的新一任领导人赫鲁晓夫(Khrushchev)和布尔加宁(Bulganin)含垢忍辱地拜访铁托的画面，这是他第一次闯进国际政治领域。初出茅庐的罗伯特·勒贝克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和那些身经百战的摄影界精英们并驾齐驱。尤其是当他的胶卷冲洗出来以后，他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比他们差。这次任务的出色完成也让他第一次成为了正式职员。

然而真正让他的事业取得大幅度进展的是在非洲停留的三个月，那时的他在一本海德堡杂志《钻石》(《Kristall》)工作。儿时梦中的“草原”近在咫尺，他终于踏上了寻梦之旅。但现实生活中的非洲和他梦想中的非洲迥然不同。

1960年，适逢欧洲强国准许殖民地独立的年份。在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全世界的媒体聚集于此，目睹比利时和刚果的主权交接时刻。当保丁(Baudouin)国王站在敞篷车里和这个城市挥手告别时，一个黑人突然冲了上来，夺走了他象征权力的宝剑，跳到一旁以胜利者的姿态骄傲地挥舞着战利品。勒贝克记录下了这一时刻，这张照片也散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了白人特权瓦解的符号和非洲大陆血腥统治终结的象征。但勒贝克认为“这一切靠的不过是好运气”而已。也许命运的确有些近乎荒谬地宠爱着这位人世间的摄影记者，但绝不是仅此而已，更重要的是勒贝克身上的那种摄影特质。作为一个成功的摄影师，一个举足轻重的要素就是保持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度敏锐性和知觉——冷静，沉着，正如等待伏击良时的猎人，抑或如随时准备腾空跃起的野猫。

从卖出第一张照片算起，十年的时间，勒贝克从一个无名小卒跻身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大牌摄影记者之一。33岁那年，他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正式举办，并且关于他的报道也开始浮出水面。1966年，勒贝克结束了特邀记者的身份，正式加入了正在逐步发展成为西德头号周刊的《Stern》杂志，成为其一员。

西德媒体早先的风景摄影大势已去。很多画刊在战后或者被其他杂志所取代，或者彻底在与电视的

较量中败下阵来。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知名的德国摄影记者在《Stern》的编辑部会聚一堂，其中有赫尔马·帕贝尔（Hilmar Pabel）、拉尔夫·金哈森（Rolf Gillhausen）、麦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托马斯·胡克（Thomas Hoepker）、弗雷德·埃尔特（Fred Ihrt）、依百克·席林格（Eberhard Seeliger）等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杂志的理念也开始有所变化。由于电视的出现和普及，传统画刊宣称的“了解世界的窗口”早已不合时宜，并且世界也因为人们对其越来越熟悉而不再有被了解的需要。越来越常见的旅游行为已经基本上让人们的足迹到达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已知的角落，无论是赤身裸体的土著部落还是生机勃勃的野生动物都不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于是，一些主流杂志开始聚焦德国本土的黑人，社会存在的问题和一些例如环境污染、学生动乱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等事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也更多地集中于危机频发的地区。

这一改变让勒贝克如鱼得水，毕竟传统画刊的那种僵硬死板从不曾真正地引起他的兴趣。在勒贝克看来，漫无目的地去拍摄那些海边棕榈毫无意义。而只有当那树下坐了什么人，发生了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时，才有拍摄的乐趣可言。勒贝克的座右铭之一便是“平凡决非摄影”。

摄影，即便是新闻摄影，也容易夹杂个人的情绪，带有煽、色、腥等刺激眼球的内容，但勒贝克却一直与此绝缘。他的作品就如同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有着让人疼痛的冷静。有人认为这是冷酷，实际上勒贝克作品的冷静客观来源于他独立于所拍事物之外的那种超然，却不等于漠然。他只是用照片来提出问题，从不提供答案。而这些影像如同利刺一样扎进我们的记忆。

特莉莎修女（Mother Teresa）最终躺在自己的济贫院里，印证了生命存在的极限性。勒贝克既没有回避也没有企图跳开这个话题，而是通过镜头注视着她毫无生气的脸庞，用这个即将逝者的双眼向人生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虽然勒贝克尽可能地从美学视角出发去呈现这双眼睛，但还是有质疑存在：是否应该这么做，去拍摄一个即将撒手人寰的不幸灵魂？

所有了解勒贝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绝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可以若无其事地出入济贫院。相反，拍摄出这样具有震撼力的照片对他自己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冲击力。在他那看似无懈可击的镇定外表下，其实是一个敏锐而又善感的灵魂。

值得注意的是，勒贝克从不拍摄暴力和战争题材。“我决不拍摄我所见到的令人发指的场面，”他说，“在孩子时期，我已经真切体会了那些痛楚……”

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他拍摄了许多世界高层领导人。与他们面对面拍摄时的那种冷静的工作态度和面对工人、乞丐时几乎没什么两样。他尽量不让拍摄对象觉得紧张，更从来不去摆拍。他们可以以任何最自然的形象出现，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往往是等到他们问“这样可以么？这姿势看起来怎么样？”的时候，勒贝克早已拍到理想的画面。

勒贝克的一些作品虽然拍摄于特定的年代，却有着不朽的魅力。那张肯尼迪（Kennedy）妻眷们在纽约圣派区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悲痛哀悼的画面成为了经典之作。女士们安坐在那里，被刺杀的总统的遗孀在参加完安魂弥撒之后和总统的弟弟、自己的姐姐李·拉齐维乌（Lee Radziwill）短暂地碰头。“伟大之哀”——这张照片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种特殊的情绪。

有人认为，一个在世界各地游走了40年，看遍了荣辱哀乐的人，注定要变得激情不再，淡漠炎凉。的确，有太多出色的摄影师在事业发展的高峰急流勇退，在体力尚且充沛时将相机束之高阁，只因他们对自己的影像世界不再敏锐，日渐疲惫。勒贝克却从未体察到这种苗头，“我在摄影的时候从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工作，”他说，“我一直乐在其中。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样的，你也不可能两次拍摄一样的照片。一切皆在改变，变化就有乐趣。”

和职业作家、画家一样，驱使勒贝克用毕生的精力去世界各地拍摄的内在动力是那种想要探知生活和再现生活的欲望，而这并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轻易改变。如果没有这些手持相机四处奔走的率真“流浪者”，我们的精神世界必将就此贫乏。

真正优秀的摄影作品不仅仅是世界面目的一种展现，其本身也将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它才能不为世事而左右，不因时间而流逝。

在生活中

撰文：乌利克·波舍 (Ulrike Poscbe)

编译：赵楠

阔步走在岸边，完全无视周遭的一切，无论是来自大西洋的浪涛滚滚还是头顶的白云片片——这个一月的星期六，他完全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只有那件围在腰间几乎不穿的黑色 YSL 外套与之相随。很显然，他已经彻底忘记了一直在堤岸上凝视他的我们。

他的目标也许是前方的那座灯塔，也许是横跨海面，去英格兰见见他的公爵朋友，也许是那些高层的大脑袋，他给许多那种人拍过照片……突然间他想起了被甩在身后的我们，回过头，微笑。

想逃离勒贝克的魅力之网并非易事。古稀的年龄却充满了朝气，领袖的威严却夹杂着浪荡，还有那种收藏家的丰厚底蕴，那种神奇的先知先觉……鼎盛时期的《Stern》，他可以经常性地和马哈拉尼 (Maharani) 或者索菲娅·罗兰 (Sophia Loren) 翩翩起舞。一位曾在《Stern》的黄金时代追踪采访他很久的作家说：“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真正写出他身上那种诱人的魅力。”比如他的那双眼睛，比如他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看似难得的摄影场景，却又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那些堪称经典的画面。“一切就好像他穿过一扇门那样简单自然。”

严格地说，我们看到的在岸边疾走的他不过是一个听力欠佳的老年绅士，戴着一顶经常被他妻子抱怨“看起来像个德国足球教练”的帽子。但罗伯特·勒贝克就是洋溢着浓郁的贵族气息。无论他的穿着怎样，他的光彩绝对高高在上。

几年前，勒贝克曾受命去拍摄一个慕尼黑发型师在德国北部济耳特岛 (Sylt) 上举办的传统聚会晚宴——出席这种活动的男嘉宾通常都是那些让人难以接近的古怪异类。但勒贝克认识他们中的所有，或者说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认识并欢迎勒贝克，尽管他保持着一贯礼貌的低调。

曾有一次，我们和他一块去德国外长金克尔 (Klaus Kinkel) 的家里采访。时间已经很晚，部长已身着睡衣——按他的生活习惯，这会儿早应该休息了。本该拒绝我们采访的他却因为勒贝克而放宽尺度，甚至听从勒贝克的奉劝：“戴上隐形眼镜，让那双漂亮的眼睛摆脱镜片的束缚，大方地展示出来。”勒贝克面带微笑环顾四周，说道：“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简朴，这让我想到瓦尔特·谢尔 (Walter Scheel) 总统在维纳斯堡 (Venusberg) 的那栋豪华别墅——对比起来他还真是考究。”任何人听到这种脱口而出的对自己的评论都将心怀不悦，但因为这话出自勒贝克，外交部长似乎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赞许。毕竟，在自己面前，这个男人曾经拍过丘吉尔、铁托、阿登纳 (Adenauer) 和勃兰特 (Brandt)，而且在自己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了解了刚果，结识了卢蒙巴 (Lumumba)。

一个政界人物曾经惊呼：“天啊！这样知名的摄影师今天居然会给我拍照！”他的确太过于紧张了，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勒贝克给他拍照的时候，穿的竟然是一双超大号的软底拖鞋。

当问起拍过的人物当中，谁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时，勒贝克答曰：“马克思·弗里施 (Max Frisch)、恩斯特·荣格尔 (Ernst Junger)、约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 和莱因哈德·莫恩 (Reinhard Mohn)。”

在 1998 年，为庆祝大选成功，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oeder) 曾为自己的好朋友们安排了一次自助晚餐。但是直到将近午夜，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仍然没能出现，那诱人的意大利腊肠也就无人敢去问津。这个时候勒贝克出现了，轻松打开了僵持已久的尴尬局面。他觉得饿，而那里恰好又有美食，所以就吃了。他脸上挂着的极具礼节的微笑使他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让人接受。所以后来，他的那些甚至很

让人难堪的言论听起来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对我说：“就是因为具有这种狂妄自大的性格，我和亨利·纳能（Henri Nannen）、约翰逊（Johnson）总统才能相处得那么融洽。”

他可以坦率到有些伤人。不少女性都因为他的直白，而带着那种最幸福的回忆痛苦离去。他曾经对饰演茜茜公主的罗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说：“现实生活中的你平庸如鼠，但在镜头前你会是绝对的公主。”她过去常常叫他“莱布”以示感激，因为在法语中“莱布”的意思是“美妙之人”。

他的皮肤总是那种日晒后的古铜色。当接到拍摄任务时，他会用一只电动牙刷仔细地刷牙，其认真程度可与他放在家里的大量橱柜杂志收藏相媲美。他梳头使用的梳子是那种在战前花两便士就可买到的圆形塑料梳子。他还老是说，洗澡对皮肤不好。这没错。不过说他拒绝在热水上花钱也一样没错。

一边吃腊肠，一边喝红酒曾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那时的他住在大西洋沿岸隶属法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漫无边际，了无生趣，经济和气候一样穷凶极恶，也没有丝毫让人怦然心动的风景。入乡随俗，他也像法国人一样肆无忌惮地高速开车。不过没关系，毕竟周围几乎是一片罕见人烟的旷野。

21岁之前，勒贝克一直是四海为家。3岁，父母离婚；14岁，多病的父亲去世；16岁，参军上前线。而生活看起来也似乎还算眷顾他，每次面临危机时，他都可以轻松面对，带着一个漂亮的女人遁逃——到巴厘，到孟买（Bombay），到拜罗伊特（Bayreuth），命运总是会给这样的人安排一个温柔之乡。

小时候的他很喜欢躲在一个被他贴上了德意志帝国国旗的红木橱柜里。这个祖母的小男孩跟其他小朋友话不投机，而他的生日晚会也只邀请了隔壁的一个小姑娘而已。当他和其他的德国小孩子被带到奥地利避难的时候，他最喜欢到海利根布鲁特（Heiligenblut）镇的一家小旅馆去，要一份奥地利式甜点Kaiserschmarrn，然后美美地享用那种被人周到服侍的快感。高中毕业，勒贝克来到了美国，当过服务生、火车司机，然后又重新转变成了一名学生，并开始迷恋上了艺术。当他终于赚足了一笔钱，可以不再去卖血的时候，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加黄油和奶酪的意大利面条。那些日子，这样价值五美元的一顿饭可以让你粗茶淡饭十餐有余。

但是后来，朝鲜战争降临到他的身边。刚刚死里逃生的他不想再卷入战争，于是回到了德国，上了大学，并且用他那种淡漠的处世态度和雪白的美式衬衫博得了姑娘们的好感。其中一个叫鲁丝（Ruth）的姑娘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你只有在事情发生过后才能搞清楚什么让你最快乐。”勒贝克说。

沙滩上的他突然停了下来，想起了落在身后的我们。他扭过头来，粲然一笑，那感觉就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们。接下来就跑到饭店里点了一份有名的壳类大餐旁若无人地大吃起来，满足的神情溢于言表。这时的他神情专注，根本没有想去理会一下口袋里的相机。

第一章 文化的智慧



克拉克·盖博 (Clark Gable) 和索菲娅·罗兰 (Sophia Loren) 罗马 195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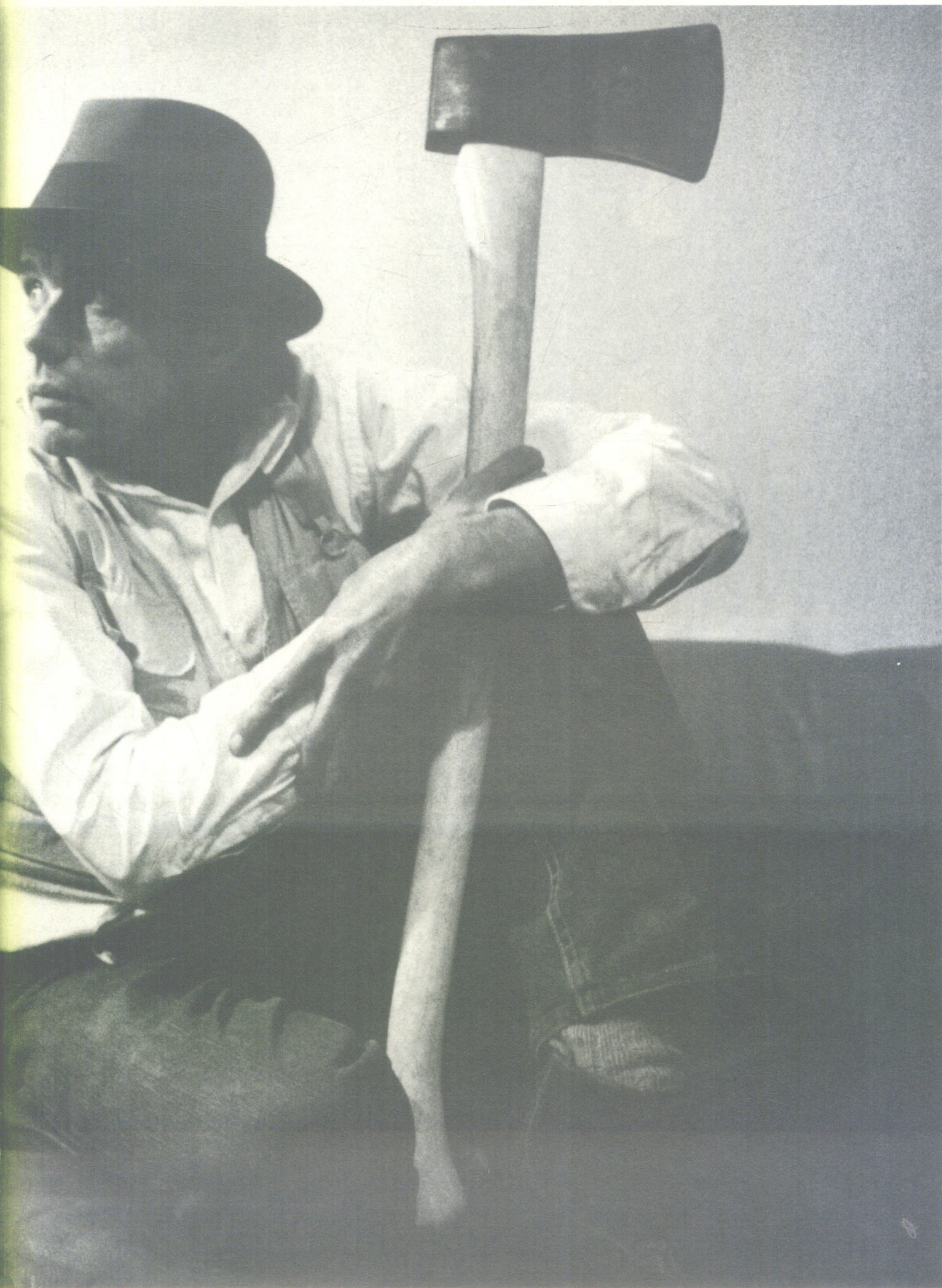


音乐家赫伯特·冯·卡拉扬 (Herbert Von Karajan) 圣·莫里茨 1969 年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
杜塞尔多夫工作室 1970 年







尼克 (Nico) 和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纽约 1967 年



钧特·葛拉斯 (Gunter Grass) 和他的妻子优特 (Ute)
意大利 1992 年



奥地利艺术家百水先生 (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
威尼斯 1983 年

